

銀雨簫



银雨潇潇

本书曾获 Francet 图书金奖

● (美) 约翰·D·麦克唐纳 著

● 尹建新 唐在龙 译

● 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很久以前，我曾吉星高照——一条被劫走的约莫 20 米长的机帆船，有关当局找了几个月也一无所获，而我只花了几天功夫就找回来了。所以，当我得到传闻，说是比利·英格拉姆想见我时，我一下就猜到了原因：他在杰克逊维尔的一家造船厂造的那艘“夕归”号游艇，被人盗走了，至今已有三个月不见踪影，他希望我能再创造一次同样的奇迹。

听说他在找我，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说他很希望我马上就过去。比利到东海岸南部来得很早，一来就又借债，又典当，买了几百亩连草也不怎么长的瘦地。他开了第一片商业区后，更是债台高筑，与沙迪住在玛港，一辆破破烂烂的汽车和一艘拖网渔船就是他们的房子。他们一方面生活简朴，另一方面则又在大下赌注。他极力鼓吹要把内地建好，才能供养海岸地区的众多人口，他的赌注越下越大，终于突然时来运转了。他成了弗·威廉·英格拉姆先生，拥有多处商场、汽车公司、船坞和一家快艇经纪公司，他还是一家银行的董事——就是这家银行，几年之前还扼过他的脖子哩。

他在滨水区买了一块住宅地，和沙迪一道规划了住房。

子刚盖了一半时，一天早上，沙迪正在那里看主浴室用的瓷砖样品，突然朝那年轻的转包商一翻白眼，手中的瓷砖样品扔在地上，一头栽进那块框好了、准备做淋浴间的地方。经过两个半星期的抢救，她最后还是停止了呼吸。

他俩结婚28年，没有孩子。他自觉有罪，无法自解，便向一切愿意听的人诉说自己不该太贪得无厌，自己早该洗手不干，钱财虽少一点，但度过他俩的余生却也绰绰有余，这样她也就可以在自己梦寐以求的房子里住上几年。我们这些了解他的人都想帮助他，但也毕竟没有回天之力。他已接近全面崩溃，只想尽快随她而去。

不过，一位年纪只有他一半、名叫米莉斯·胡佛的女人却把他从此情此景中拔了出来。这花了她大半年功夫。她一直在为他工作。沙迪的房子已经完工，并卖掉了，他把一切都卖了，还了债，退出了所有的董事会和委员会，把钱都入了保险的城市债券基金会。他万念俱灰，对挣钱，玩弄权术，做生意和预测未来都丧失了兴趣。

是米莉斯劝他买下了一套双层公寓房，房间在新建的代埃斯德尔索尔公寓内，那是3栋20层的高楼，位于劳德代尔堡北面大约8英里处。它有室内室外游泳池、健身房、一片海滩、航道旁有几个滑船台、一家上等的餐厅，提供房内用膳服务、女侍、和几个保安人员，还有一个门房帮助处理一些专门事务。买下这套房子，并在米莉斯的帮助下陈设完毕，共花了他125万美元。他们将一间房用作小办公室，因为有她在那儿工作效率会更高些。随后她就搬进去了，这样也就更方便些。她不厌其

烦地催促他使用健身装置，进行日光浴，天天游泳，劝他合理搭配食物，甚至戒掉了走私来的古巴烟，戒掉了每天必喝半瓶的烈性威士忌。

他开始为自己的模样和感受觉得自豪了，同时也对米莉斯的模样——继而是感受——兴趣日增。凡是注意到这女人是如何使比利·英格拉姆东山再起的人，对这种结果都觉得不足为怪。

不管怎么说吧，10月3日，一个星期三的上午，10点刚过一会儿，我来到了代埃斯德尔索尔公寓A座的小门厅，受到了意料之中的安全检查。英格拉姆先生向他们确认我是应约而来的之后，他们让我去了最顶头的那部电梯。

比利把我让进去。他的头很大，五大三粗的，一大把白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。他很快就能让人喜欢上他，在这方面总是使我联想到迈尔。他们俩总是把别人当成他们一生的骄傲来对待，总是倾听别人的意见，似乎是在出自真心地关心着别人。

“嘿，特拉夫^①！你这付样子好象是刚从筏子上飘过来的，真他妈的就剩下皮包骨了。出了什么事？你刚从哪儿来？”

“圣卢西亚岛的马里戈特湾，把休比·哈里斯那条旧单桅帆船给弄回来了。”

“休比没出什么事吧。”

① 特拉维斯的昵称。——译注

“没什么大事，摔了一跤，断了膝盖。他那两个孩子，一个12，一个13，想自己把船弄回来，但他不让他们干。我对单桅帆船不怎么在行——驾船这一行我都不怎么太熟练，两个孩子可帮了大忙。我们耽误了这么久是东躲西藏去了——一场热带风暴很可能发展成飓风，我们想躲开它，但它却飘忽不定。刚回来，他们就告诉我，说你想找我谈谈。”

“上楼吧，我们喝点咖啡。”

我们沿着宽敞的铁制环形楼梯，拾级而上，通过与俯瞰大海的宽阔平台花园相通的门道。这儿的景色十分优美壮观，我能看见一股深蓝色的流水向外延伸。一条吃水很深的油船顺流而来。稍近些，在那股水流的这边，两艘集装箱船正在南下。上午的阳光闪耀，五彩斑斓，阳光下小船往来如梭。

米莉斯正在整挖花圃。她头戴一顶宽大的草帽，穿着黑带子的比基尼，脚上穿着双红拖鞋，靠着脚后跟半跪半坐着。她转过头，站起身，把布手套和整土的工具放在花旁边，朝我们走过来。她那晒过的皮肤呈咖啡奶酪色，身材纤巧，从容大度，仪态万方，掩盖着深不可测的神韵。斜挑的眼睛透过护目的绿色镜片望着我们，亲切地微笑着。

“特拉维斯，你认识我妻子米莉斯吧？我们去年6月结的婚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亲爱的威廉，麦克吉先生还参加了婚礼哩！”

“啊，见鬼。没错。对不起，我当时没有十分留意。”

我们在一张白色圆桌旁边的白漆铁椅上坐下来，米莉斯给我们送来咖啡后，又去整治花圃去了。“我们的新船被盗，我想

你听说过。”

“我是听说过，但不知道详情。”

他站起身走开，几分钟后，拿回了几张 8×10 的“夕归”号彩照，其中有几张是从直升飞机上拍的。

“很漂亮嘛，”我一边仔细看照片，一边说。

“货真价实的宝贝哩。54英尺长，用的是大号柴油机。坚如磐石。特拉维斯，使我伤心的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。我们原想婚礼一完就乘它作蜜月旅行，但要将它按我们的要求布置好，因而耽误了时间。嗯，先生，到7月4日，我让他们把装备、设施全弄好了，准备试航。我们沿着海岸往北开，一会儿快开，一会儿慢开，以检查它的雷达、劳兰^①系统以及休列特派克德公司的41—C系统，用的是本地区的导航图。我们还检查了立体声系统、电视接收、交直流、发电机、自动驾驶仪、电池输电情况、导航灯、冷藏柜、烤炉，真他妈的是一应物件都查了。一切都工作得很好。但你是知道我的，特拉夫，我拥有的船够多的了，时间也够长的了，所以我明白，到你真正巡游时，最缺的就是最先放弃不检查的。这艘船上的东西真备得齐，连米莉斯喜欢的彼里尔香槟都准备了两箱。

“大海风平浪静。中午刚过一会儿，我的船开到了一个小海湾，这地方我以前走过。仪器的记录纸告诉我，一定要到涨潮时才通得过去，而现在离涨潮的时间还有几个钟头。于是我把船开到了一个大沙洲的背风处，靠得很近，抛下锚，让它慢慢

① 劳兰即远距离导航系统。——译注

滑回深水区。我们当时打算沿航道北上，到新英格兰去，一两天内就动身。我觉得这船湾挺适合的，对这次旅程充满了信心。这是我一直在盼望着的事啊。我们在炎炎烈日之下，在夏日的微风里吃了午餐，喝了点好酒。我睡着了，等我醒来，米莉斯已游到沙洲那儿去了，正蹚水到沙洲上去。”

他打住话头，看看她在什么地方。她在这大平台远远的角落里，在花圃那儿忙乎。微风从海上吹来，她听到他的说话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他还是压低了声音，我得向前倾身才能听见。“跟沙迪过惯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他妈花了好长时间才习惯米莉斯的生活方式。她当时正在那儿拾贝壳，象个鸡蛋一样光溜溜一丝不挂。她喜欢大自然，特拉夫。她喜欢散步、锻炼，还喜欢吃粗粮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。这时，只是在很远的地方，才能看见有几间房子，远处有几条船。于是我爬到后平台上，从那儿穿着游泳裤下了水，到她正在拾贝壳的地方去。我很清楚，对于过于谨小慎微而不去考虑是否对自己有益的人，她免不了要说几句。不过，见他娘的鬼，特拉夫，如果裸着身子在户外我就只能弯着腰走，总是怕有黄蜂来，怕气枪子弹，或是怕碰到刺丛。我也不喜欢在水中赤身裸体，害怕蟹啦、魷啦、海蜇啦，等等。

“她把自己捡到的东西给我看。她捡了一些紫色的小贝壳，还要我帮她再找一些，足够穿一串项链。这时，突然我听到了“夕归”号启动的声音，它忽然就发动起来了。据我估计，这帮狗娘养的杂种是坐着装有推进器的小汽艇从那小湾过来的，看见我们在拾贝壳，同时也看到我们的游艇了，于是绕了个大

弯，到了我们视线死角的那一边，从那儿上了船，然后偷偷上前砍断锚缆，把船开动了。他们不是从驾驶台那儿开船的——那样我就可以看到了，而是从操舵室。我看到的就只是他们拖着的那破烂不堪的旧铝皮船，马达都翻了个儿了。旧铝皮泡进了盐水，染上了一层浑浑浊浊的乳白色。船开走了，摇摇摆摆地朝北行驶，开得较慢，较稳，担心把那小汽艇给淹了。你知道保险公司那婊子养的跟我是怎么说的吗？他说，把钥匙留在操纵台上是受害者自己粗心大意。我的上帝，那游艇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嘛！哪个笨蛋又会去把它锁起来呢？”

比利和米莉斯游到了靠航道东边的一片狭窄的礁滩上。比利让她藏在一片乱蓬蓬的灌木丛中，自己走到了几个野餐的人那儿，向他们叙说了这伤心的经历，用他的图章金戒指为米莉斯换了一条红白相间的游泳池用的大披巾，她的金镯子抵押了出租汽车费，这样才回到了代埃斯德尔索尔。住宅区的经理让他们进了他们自己的套房。

“我现在仍他娘的火冒三丈，”比利说，“米莉斯和我，我俩对那条船可是费了不少心思，倾注了深厚的感情，把它弄得正合我们的心意。他妈的，还几条我也买得起，但不会跟那条一模一样了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眼瞪瞪地望着几个小流氓呲牙咧嘴地把船开走了，带走了我的现金、美酒、食品、信用卡、车钥匙、船钥匙，还有我的房门钥匙，还带走了几根上等的船上钓杆。我真是羞得无地自容，谁都他娘的袖手旁观。我听说当警方不管用时，你可以大显身手？”

“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进击。”

“你想试试吗？我重新登上那条船的那天，就给你3万元。”

“近几年游船失踪的可多着哩，比利，能找回来的没几条。我不按付费的方式干。无论我找回来的船是个什么样子，都是一半归我，或者说是它价值的一半归我。”

他那红润的前额上，浓浓的灰眉毛扬了扬。“这太多了吧，麦克吉？那消钱货花了我72万呢。”

“不多，因为我讲的是我找回来的东西的价值。那条船再也不值72万美元了，三个月之后它已值不了那么多。另外，偷走的游船通常都是用来干毒品生意，这些人可不是好对付的。还有，不管成功与否，我都得自掏花费。如果我找回的东西有一半归我，那刺激性就大了。如果找回的东西还完整无损的话，就可以补偿我现在不时去领取的一部分退役金了。哦，我们这样说吧：任何东西失而复得的可能性大约是500:1，如果费用太低，我会提不起精神来的。”

“如果找回来了的话，又怎样给它估价呢？”

“由一位持有证明的船只鉴定师来评估嘛。”

他皱了皱眉头，然后伸出了他那结实的大手。我们握了握手，他说，“就这样定了。说心里话，就是把几乎全部的钱都给你，我也愿意——只要能给那盗船的流氓一点厉害尝尝，这家伙只给我留了一个值190元的‘丹福’牌船锚和一截10英尺的包着橡皮的链子。”

米莉斯干完了花圃里的活，她将工具冲洗干净，放进了一个兰色小柜子里，随后过来与我们坐在一起。“比利告诉我，你的确替一个人找回了一条船，是吗，麦克吉先生？”

“几年前的事了，”我告诉她，“至少是5年前。那条船是巴蒂斯塔的一位古巴伙伴的，他刚好在卡斯特罗要砍他脑袋之前逃了出来。他买了一幢房子，一条摩托艇，过着优裕的生活——这些钱都是他在古巴当官时偷偷存在蔡斯曼哈顿的。我不喜欢这些特殊的移民。不管怎么说吧，他用的是古巴船员。这条船正在迈阿密一家快艇俱乐部下水时，他错用了的这帮古巴人就把它劫到手，开走了。这伙古巴人还为此兴高采烈，欣喜若狂哩。”

“那你又是怎么把它找回来的呢？”她问道。

这问题倒是较温和，但听起来有点不以为然的味道。“你”那个字说得太重了一点。这么难的事，“你”怎么干得成呢？这里隐含着一种蔑视，坦率的眼光里有一种挑战的意思。新妻子想让丈夫摆脱他以前的所有的朋友，这过程真长，也真固执。

“有人告诉了我在哪里可以找到‘阿利先特’号——那时已改名‘普里斯基拉’号。卡尔德隆找回它后两个月，一天晚上，在离基韦斯特20英里处，这船爆炸了，卡尔德隆也在船上。”

“那人只是碰巧告诉你到哪儿找那条船吗？”她表现出一副很不相信的样子。“怎么会有人那样干呢？”

“如果你有大约一天半的空闲时间，米莉斯，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，我给你尽量解释一下我所知道的迈阿密古巴难民的政治情况。”

“我相信你有更好的事情要干。”

“我看彼此彼此吧。”

“你们俩怎么啦？”比利恼怒地问。“怎么这么快就合不来了

呢？”

她站起身。“对不起，比利。我想我不过是对那些有回天之力的人好奇罢了。”她径直向通往寓所的门道走去，接着转过身来又说，“‘阿利先特’是什么意思，麦克吉先生？”

“诱惑，”我告诉她。她点点头，一点也没露出惊奇的神色，仿佛她已知道了这名字的含义，只是想弄清楚我是否知道一样。在她的双眼深处，我看到了某种东西，某种在活动、且具有挑战性的东西，引起人警觉。我们在默默地交换着想法，这是她那稳稳地坐在我身旁的丈夫所无法理解的。

她走后，比利说，“对不起。她总是不想让我上某些骗子的当。她觉得我太轻信人了。活见鬼，我一生全凭直觉办事，受伤害也不过三、四次。你给我的印象是我不会失败：要么我分文不付，要么是花市场价格的一半把我那条船买回来。”

那个星期三的下午，我驱车来到了游艇被盗的地方。这个名叫西特里纳的小镇在水湾里面，在航道上那座桥的另一边。四面都在建公寓和市场，停车十分困难。那儿的警长是个乐呵呵的胖子，两只手都缺了几个指头。

我递给他一张“灾害赔偿”卡片，对他说，今年7月4日，在这水湾外面“夕归”号被盗，看来我们只有赔偿了。我并不要占用他的时间，只是想了解一下从上次我们一起查核以来，他们的工作是否有所进展。因为哪怕只要是稍有进展，就意味着有失而复得的机会，我还向他挤了挤眼——钱在我们手中越久，生的钱也就越多嘛。

他容光焕发，告诉我说我干的这一行可不是什么好行当。他笨拙地走过去，把卷宗拿了过来。

“没有新情况，”他说，“跟以前一样，我们知道的还是那两个失踪的人，但却无法确认他们是否与此事有关。他俩是一块走的，可能是逃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。”他将两张照片放到了我面前。尽管是黑白的，我还是看得出那男的是个生着鲍牙、红头发的小子，脖子长长的，喉头突出，斜眼。女的是个风骚的

金发女郎，有不少粉刺，俗不可耐地傻笑着。两张故作姿态的照片。

“高中年鉴上弄来的，”他说，“是两年前的照片，分别叫霍华德·坎农和卡伦·麦克布瑞德。男的是个坏小子，出身低贱——属于酒鬼和打老婆的货色。干了许多违法的事。女的是牙科医生的女儿。她家的人想尽办法要把他俩拆散，做得太过分了。有时候人们如听之任之，还有可能在他们自己耐不住时就会散伙呢。他们把她送到威斯康星她的一个姨妈那儿，但她却又急如星火地赶回来了。我已将这些照片分发给一切感兴趣的人，如果你要一套，我还有。每张照片背面都有生理特征和个人历史的介绍。他俩的消息谁也没听说过，不管是朋友还是家里人。我已通知大家要加以小心，一有消息就马上与我们取得联系。”

“这事有可能是他俩干的吗？”

“有可能。霍华德心血来潮就干蠢事。那天他与那位麦克布瑞德姑娘在一起。他那艘铁皮船也不见了。他们觉得整个世界都是与自己作对的。霍华德的大半生都是在水上度过的，他在泰勒船坞工作。而她却不肯让他们送自己上学，在K商场工作。也许他只是拐到近处去看看那艘新船，爬上船后，发现上面空无一人。他看到了钥匙，查了燃料，就让她也上了船。系好小快艇后，砍断锚缆，将船开走了。可能就是这么回事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别的情况啰。”

“他们也许直奔埃克苏马群岛去了，”我说，“那儿停泊、加油都安全些。”

“船主在船上放了900多美元哩，还准备了长途游览的一切东西。这两个家伙可以过一个好蜜月了，在埃克苏马群岛找上一个小海湾。一切都非常好，就怕有一天得为这种快活付出代价哟。”

10月

10月，一个温暖的傍晚，迈尔到了我的水上住家——“搁浅”号上，来看看老比利的事进展如何。我们坐在起居室内，我向他谈了情况，把船的照片和嫌疑犯的照片放在桌子上。

“我当时是拐了个弯，想改变主意，告诉比利这纯粹是浪费时间，但他那位新娘很是惹我生气。于是我拿定主意要试试，碰碰运气。机会是少得可怜，甚至没有。他到底是从哪里找到米莉斯的呢？”

“她当时为他干活。”

“我知道。她是来为他干活的，那是沙迪去世以前两、三年的事。”

“从你所说的他的象貌和举止看来，她对他很好嘛，特拉维斯。那又何必还去计较她以前的事呢？”

“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有点不对头，迈尔。她是个美人，生活很好。但她城府很深。”

他仔细端详着“夕归”号的彩色照片。“很清楚。肯定不会被误认为是生产用船的。船身很宽，航程也远。排水量是多少？”

“可以。最高速度为12节，可续航1500英里。”

“现在也许重新漆过了。干毒品走私不太管用。作为母舰在

离海岸远处停泊，它太小了；要趁着夜色的掩护驶抵海滨，它又太慢。总之，它太引人注目，派不上什么用场。”

我开了两瓶啤酒，将它们拿到了桌子上。

“嘿！”迈尔说。

这是他吃惊和满意时的叫喊。即使是他发现了相对论，也不过只是这么叫一声而已。

“你在‘嘿’什么？”

“我正在找也许总是不变的识别标志哩，你来看。”

他拿的那张照片是在离船大约200英尺的空中拍摄的。当时，那条船正以巡游速度在平静的蓝色海面上前进。拿照片时，他让船头朝上，船尾朝下。

有一阵子我根本没看出什么名堂。接着我一下就清楚了。船首是一顶尖帽子，上端靠船尾角落上的救生圈是眼睛，后舱尾部那半圈衬垫凳子象是个滑稽的笑脸。“一张脸！”我说，“是一张怪脸！”

“从空中就可以找得到了。”

这的确值得迈尔“嘿”一声，他那小小的蓝眼睛因为满意都显得格外有神了。尽管只有这么一点点，但比起我以前所掌握的情况，这仍然超出了一个起点。蓄意骗人的人很容易改变船的外形，但他决不会考虑到在空中看起来船会是个什么样子。

我把照片锁好，准备一道去吃饭。迈尔在一旁等着，我把当作家的旧船锁上，安好了我那些不显眼的小保险装置——当我回来时，它们就会告诉我船上是否有人，或者是在我外出时，

是否有人上过船。以前，迈尔对这种小心翼翼似乎觉得有点可笑，但近几年他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了，现在他也采用类似的防范措施——尽管这位浑身是毛的经济学家的危险比我的要少得多。

如果你的活动已使为数不少的人十分不快，危及了他们的生命与财产，那你就得明智地生活，就得防备每个淋浴间内都会有一条致你死命的小蛇，最可口的东西中会被放上氰化物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你可以变成漂泊无定的人，随意地改变你的基地。但我的家在劳德代尔堡玛港坞F—18滑船台，在“搁浅”号船上，我打算在那儿呆下去，直到最后再没有人能喝那儿的水，呼吸那儿的空气。

夜色迷人，所以我俩走完了这长长的一英里后，又来到了本杰明餐厅，在靠后的一张桌子上吃了顿美味的爱尔兰杂烩。我们快吃完时，迈尔最近结交的两个朋友进来了，朝我们走来。一个叫丹妮斯，一个叫弗雷姐，是从英国来的游客。他是那天上午在海滩上碰到她们的，当时她们中有一个人请他认一样沙滩上的可怕的东西。总有陌生人对迈尔提问题，他看起来可以信赖。那东西是海参。很容易看得出来，她们穿上海滨浴场的服装一定会非常漂亮。我设法脱了身，一个人走向船坞。

我打开起居室外左舷舱板里的小控制板，保险灯泡都亮着，说明一切都平安无事。我先把这个系统关掉，一进到屋里又重新打开。然后拿出照片，坐下来研究。

我突然觉得照片上的青年男子和女人——坎农和麦克布瑞德——看起来象死人。看你本就知道已经死了的人的照片时，